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新編五代史平話 晉史平話 卷上

（前缺）王欲拜大將如召小兒，此信之所以去也。」漢王乃築壇一所，在襄州四十里頭，壇分三層，按天、地、人三才。擇日齋戒具禮，拜韓信為上將。未拜時分，人人將謂得甚麼大將；及拜後，乃是一個出胯的韓信，一軍為之驚怪。信為大將後，虜魏王豹，虜齊王廣，下燕平趙，立了大大的功勞。項王使武涉說韓信反漢，與楚約三分天下，封信為王。信謝曰：「臣得事項王數年，官不過郎中，位不過執戟，進言不聽，畫策不用，故棄楚歸漢。漢王授我大將軍印信，擁數萬之眾，裂齊之土地而封我為王，南面稱孤，咱未為不遇也。夫人深親信我，我若背之，不祥莫大焉。公幸為我謝項王！」韓信得蕭何之薦，乃王齊，便是「成也蕭何」也。與石敬瑭尊契丹為父，割十六州賂之，歲貢歲幣三十萬匹，契丹立之為大晉皇帝，與韓信得蕭何之力一般。及至高祖得天下，韓王初入楚，行縣邑，陳兵出入，人有告信反者，謀之陳平。平教高祖偽遊雲夢，會諸侯於陳，信聞天子出巡狩，必出郊迎謁，謁而擒之，特一武士之力耳。高祖用其策，果擒韓信，欲誅之；信乃嘆曰：「果若人言：狡兔死，良狗烹；高鳥盡，良弓藏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天下已定，我固當烹！」遂械係信歸洛陽。赦信，封為淮陰侯。信歸淮陰，怏怏不得志，與陳豨通謀，欲以兵襲呂後。呂後與蕭何謀，蕭何教呂後詐言已得陳豨誅殺了，當給信入賀，使武士縛信斬之，夷其三族，便是「敗也蕭何」也。與晉出帝因杜威等叛附契丹，卒為契丹所執，死為虜地之鬼，與韓信中蕭何之詐，身死呂後之手一般。契丹是夷狄之國，狼子野心，只可以威德懷服，不可以勢利結托也。且如唐高祖皇帝，舉兵篡隋時分，也曾聽從劉文靜之說，稱臣於突厥可汗，借突厥之兵力，以開創三百年之基業。向無太宗皇帝英武仁恕，混一天下，夙夜聽政，宵旰忘疲，用房、杜之賢相，任李靖之將才，信魏證之忠謀，聽王珪之善諫，建府立衛，如周官鄉遂之師；口分世業，似周官井田之制；限官任才，如六卿之承屬；定律令格式，除肉刑、笞背，如五刑之禁暴。故能致貞觀太平之治，使突厥之渠繫頸闕庭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；所以能制伏了突厥桀黠變詐之情，故免末年狼狽也。

石敬瑭年方十歲，隨從他爺泉淚雞出獵在洺州教場田地&~YWGV1；共著哥哥廝共走馬，見空中有一雁孤飛。杜工部曾有一詩：

孤雁不飲啄，飛鳴聲念群。  
誰憐一片影，相失萬重雲。  
望盡如猶見，哀多如更聞。  
野鴉無意緒，啼噪自紛紛。

敬瑭只因見了這孤雁，與哥哥廝誓：各放一箭，射中翼翅者為勝。誓訖，拽起弓如滿月，放去箭似流星，恰好當那雁左翼射中。他哥哥的一箭，射中了雁頸上。為此與那哥哥互爭勝負。他哥哥不伏，被敬瑭揮起手內鐵鞭一打，將當門兩齒一齊打落了。唬得敬瑭不敢回家見著父親，浪蕩走出外州去。得個婁武沒家收拾去做小廝，教敬瑭去牧羊。敬瑭在曠野中將那羊群隨他大小的排做兩陣，喝令羊鬥，羊便以角自相觸抵，各求勝負。敬瑭做著主帥，指麾號令。一日，婁武沒出外撞見敬瑭如此嬉戲，心內頗以為異。忽一羊為狼所噬，敬瑭直跳上狼背上，騎著狼，救得那胡羊再活，手搏生狼，歸獻婁武沒。婁武沒見了，心中大喜道：「您有這般勇力，咱教您學習武藝，休辜負了這氣力麼！」敬瑭答云：「咱自會走馬射弓，怎要學習？」婁武沒道：「咱卻不知得您原會武藝，既是如此，我與您廝賽一交，看取誰強誰弱。」敬瑭道：「小孩兒每怎敢與大人廝試？願與您郎君共賽。」婁武沒見說，便喚他孩兒阿速魯出來，將兩匹馬、二張弓與兩個試那武藝。敬瑭將身跳上馬，拿著一張弓，佩了一副箭。待取阿速魯打扮出來，頭戴一頂金水鍍的頭盔，身披一副銀片砌的鎖甲，握弓上馬。兩個馬如岩畔爭餐虎，人似波心搶寶龍。鬥不多時，只見阿速魯眼上吃敬瑭射著一箭。婁武沒口中不說，心下懊悶，待要別尋個事，將這廝打死。回家去，卻得他的渾家一言解救。說個甚的？

啟開一點櫻桃口，救活千尋松前身。

那婁武沒的渾家兀夕兒道：「適間咱在樓上，望著兩個比試武藝，但見那小廝頭上有一片紫雲蓋著，馬上有一條黑龍露出，爪角皆做金色，光明眩耀。這廝將來有發跡的分也。」婁武沒聽得此說，與那孩兒阿速魯商量，待帶他出去打獵時分，將他殺了。兀夕兒聽得這話，密地將得黃金五兩，使敬瑭偷了好馬一匹騎坐逃去了。卻說敬瑭得這盤纏，謝了兀夕兒夫人，疾忙騎著馬奔上魏州一路，去那節使張彥帳下投軍，喚做帳前銀槍效節都。敬瑭為人沈厚，不好談笑。在後賀德倫統軍攻下魏州，將張彥誅殺了，收取銀槍效節都一軍下騎士五百人，歸附唐莊宗軍前為宿衛軍。敬瑭跟著莊宗名做李存勳，出入行陣間，多立了奇功，在李存審帳下充馬軍總管。因明宗名做嗣源的在鎮州守德勝城，嗣源與張處瑾、韓正時廝殺，嗣源馬已跌倒，敬瑭跳下來將手扶嗣源上他馬走去；他回身將鐵槌擊死韓正時，殺虜一千餘人。李嗣源為此愛重敬瑭，將那永寧公主嫁與敬瑭為妻，授殿前駙馬都尉。

至唐天成二年，累功為六軍諸衛副使。一日，跟明宗出郊打圍，趕得一隻白狐，被軍卒拿與敬瑭面前，白狐或作人言道：「您休害我，他日厚報您恩德。咱的女孩兒述律，見在朔方，有氣力。您是大唐皇帝的，他日做我的外孫，善保富貴，他時異日休得相忘。」道罷，起一陣惡風，揚沙走石，須臾間天地廓清，白狐或不知去向。敬瑭道：「這事也好作怪！」

至唐長興元年九月，董璋在閬州反叛。有一僧向董璋道：「大將軍名應圖讖，他日必有興王之業。」璋問曰：「怎生說這話？」僧曰：「『千里重重草，玉上有文章，國號羅平地，兔子上金牀。』千里重重草，這『董』字也；玉上有文章，這是『璋』字也。」董璋道：「咱是辛卯生，卯尚兔；庚辛屬金。這兔子上金牀，正應著小人也。」董璋決意反叛，在蜀稱帝，改年號曰羅平。唐主遣石敬瑭充天雄軍節度使，統兵去收董璋，在地名東原口下寨。董璋自將精兵二千人，對壘排陣，出陣謂敬瑭曰：「咱事大梁皇帝，唐王滅梁後，咱自入蜀迴避，何事更來相攻？您會事之時，速為退軍；若還不肯，就陣上生擒活捉，斬汝萬段，悔之無及！」敬瑭綽馬出陣，回話道：「老賊！你昔為李家奴，掃馬糞得饑肉，感恩無窮；今為節度使，天子何負於汝而反耶！」道罷，二馬交鬥，璋伴敗，敬瑭待勇追擊，被伏兵掩擊，敬瑭與百餘騎突陣逃去。軍回利州，路與董璋的兒子光業相遇。董光業被敬瑭活捉，檻車解送唐主軍前斬了。十一月，孟知祥攻陷黔州。唐主命石敬瑭一統軍攻取劍州。敬瑭軍至劍門，趨劍州小地名北山下屯駐，排一個圓陣。賊將趙廷隱在牙城後山田地排著方陣，李肇在河橋排個方陣。敬瑭統步軍五千人挑戰。趙廷隱選那善射的五百人在中路藏伏，按甲以待。敬瑭回歸掩擊，二馬合鬥，未經十餘合，忽起一陣狂風，飛砂走石，人馬蹂踐。敬瑭與廷隱矛相及，敬瑭揚旗鼓噪奮擊，伏兵大亂，自相蹂踐。敬瑭乘馬，將強弩射之，沖河橋陣上，李肇被敬瑭一箭射倒。趙廷隱潰散，與馬軍數十人逃竄。那時朝廷差著安重誨巡督徵蜀諸軍，已到利州，召石敬瑭問：「徵蜀已是半月，您如何不立奇功？」石敬瑭謂重誨曰：「蜀道險阻，難於進軍，所以成功較難。」重誨曰：「限一月您要收捕董璋，如其不捷，待奏朝廷削奪官爵！」敬瑭領命而退。才出，即得鳳翔節度朱弘昭遺書與敬瑭道：

弘昭書奉駙馬都尉大使石公座下：安公近過鳳翔，館於府舍，備言入蜀之由，頗有怨君之意。舉措孟浪，謀略深沉，將至行營，必奪公兵柄，豈不使將士疑駭？為公之計，莫若奏聞朝廷，恐激軍變，乞早徵還。則公之用兵，可無中制之患。不然，意向矛盾，動為安公掣肘，非公之利也。辱愛之厚，用陳此忱，幸明公留意！

石敬瑭得朱弘昭書，觀了一過，轉生疑懼，即日統所部軍遁歸。西川兵追至利州，不及而還。

長興三年，秦王從榮喜為詩文，每日聚會浮薄輕險之士，相與戲謔，頗自矜功誇大，一時在朝大臣，如樞密使范延光、趙延壽等皆被秦王輕侮。石敬瑭妻永寧公主，與秦王是同爺異母的兄弟，素相憎惡。敬瑭亦不欲在朝做六軍諸衛副使，待尋個在外的差遣，迴避那秦王。恰遇契丹舉兵入寇，唐主命群臣簡擇河東帥統兵防禦。那時延光、延壽奏道：「今帥臣可任者，獨有那石敬瑭、

康義誠可以應選。」會諸大臣趨議差河東帥臣勾當，延光、延壽待奏薦康義誠。石敬瑭亦願外補。有樞密直學士李崧奏曰：「河東重鎮，非石太尉素有威望者不可。」朝廷遂差石敬瑭充河東節度使。敬瑭至晉陽，將軍事盡委部將都押衙劉知遠，帑藏事委軍司馬周■。蔚州刺史張彥超，舊與石敬瑭有仇隙，聽得石敬瑭為節度，彥超嘆曰：「怎生屈節事仇人乎？」遂舉蔚州降契丹。契丹聞得石敬瑭統軍到鎮，遣使來通和，在晉陽城外殺馬取血結盟而去。

唐閔帝應順元年二月，朱弘昭在朝，不喜石敬瑭久在太原，徙石敬瑭成德節度使。那時潞王從珂亦准朝命徙鎮河東。潞王內懷疑懼，在鳳翔舉兵謀反，軍至陝關鄉，諸將及康義誠等皆詣潞王軍前投降。唐閔帝奔魏州趨避。四月，閔帝至衛州東數里，石敬瑭方統兵入朝，恰與閔帝相遇。閔帝大喜敬瑭兵到，獨召石敬瑭問計，托以興復之事。敬瑭聽得康義誠從潞王叛，低頭長嘆數聲，往見衛州刺史王弘贇，問之。弘贇曰：「往時天子播遷在外，當有將相、侍衛、府庫、法物四件跟隨一處來，使臣民有所瞻仰。今獨有五十騎自隨，是可疑也。」敬瑭將那弘贇說的話，問弓箭庫使沙守榮、奔洪進，兩人道：「今天子獨與數騎擁從至此，縱咱有忠義之心，何以辦事？」洪進厲聲責敬瑭曰：「明公為明宗皇帝愛婿，無事時共享富貴，有事之時，憂患不相恤！今天子蒙塵在外，公合戮力討賊，共圖興復，乃遷延不進，反以無將相、侍衛、府庫、法物四事為疑，是欲附賊賣天子也！」抽出佩刀待刺殺敬瑭，賴得親軍陳暉力救得免。守榮被敬瑭一箭射死；洪進亦舉刀自刎死。敬瑭麾下牙內指揮使劉知遠統軍盡入，將唐主左右從騎盡行屠殺，獨舍置閔帝而去。石敬瑭遂趨洛陽，唐主慰勞存問，寵賚頗厚。初，敬瑭與唐主比肩事明宗，皆以勇力善鬥聞於一時，然兩人素不相下。敬瑭之入洛陽，非其本心，既已入朝，未敢自請還鎮。那時敬瑭方病，經旬日，服藥皆不見效，請得陰陽人房衍來占六王課，得一個課，名做天皇課。房衍道：「這課主人心下憂疑，宜命道士告門禳度。」乃請個道士張守一來軍中，行符咒水，為敬瑭拜章告門。中夜後，張守一拜章已罷，忽報應道：「此病無妨，但利進動，不可守常。」守一到得紫微宮，親見星君，判下四句雲。那四句道甚麼？

借問和尚過河無？河南拱手待姑夫。

引得姑夫到中國，嬪妃卿相作戎奴。

石敬瑭見張守一說了這四句，心下自曉得這意義了，那病忽然甦醒，如風行雲卷，日出冰消。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敬瑭請命於唐主，奈緣鳳翔諸將佐，皆勸唐主留了敬瑭，不可使之還鎮。惟韓昭胤、李專美為唐主道：「趙延壽在汴，不須猜忌敬瑭。」唐主見敬瑭羸瘦，不以為疑，遂宣授石敬瑭復為河東節度使。敬瑭既得還鎮，常思為全身之計。唐主好採訪外事，令翰林學士李崧、端明殿學士李專美、知制誥呂琦等，更迭到中興殿直宿；或與語至夜半不寢。那時敬瑭有兩個兒子做內使，將貨賄賂太后左右人，探伺密謀，朝廷的事，動息皆知之。敬瑭在鎮嘗稱疾，每謂病體羸瘠，不堪為帥，冀冀朝廷不生猜忌的思想。那時契丹屢舉兵，在北邊寇掠，敬瑭懇求朝廷，求添兵運糧。唐主詔借河東菽粟，仍令鎮州輸絹五萬匹，赴北兵總管府軍前交納；又遣鎮、冀二州出車一千五百乘，就代運糧應副諸軍食用。是時，民困於水旱飢荒，敬瑭督趣嚴急，山東百姓往往流離外郡矣。敬瑭自率大軍在忻州下營，朝廷遣使者賫詔撫諭，宣賜諸軍夏衣，軍士歡呼萬歲，敬瑭不得已，亦降階望北闕大呼萬歲。幕屬段希堯請敬瑭誅為首唱萬歲的，立命劉知遠窮究得三十六人，即時赴軍前處斬，以徇諸軍。唐主聽得這事，轉生疑惑。

靖泰三年正月初六日，唐主聖節，號做千春節，置酒內殿。真是：筵中珠履三千客，座上金釵十二行。宴罷，晉國長公主舉觴稱壽了，嘗云：「妾啟奏皇帝陛下，欲辭歸晉陽，未敢擅便，取自聖旨。」唐主醉酣，笑答之曰：「公主怎不且留此中？匆匆謀歸，待與石郎同反耶？」石敬瑭二子遞這言語，報與父親，轉生猜忌，將其私財帑藏留洛陽諸道者，盡數收拾歸晉陽，聲言軍需不足，轉輸私財，收給用度。朝廷料其有歹意，唐主日夕以為憂，夜與近臣從容論事，因曰：「石郎與朕，自是至親，本無異志；但流言不已，恐彼自不安，萬一失歡，將如何解救？」皆不敢對。朝退，李崧私與呂琦謀曰：「我等受恩深厚，豈得不關念慮。計將安出？」琦曰：「石郎若有歹心，必結契丹為援。契丹為求前刺等，屢請和親，今朝廷誠能縱前刺等歸契丹，約以歲納禮幣十萬緡，彼貪此厚利，彼歡然從和。如此，則河東勢孤，雖欲跋扈，無能為矣。」崧曰：「此上計也。但有一著，每歲捐十萬緡錢，不是細事，亦須與張相好生商量，然後聞奏。」遂同去見張延朗，把二人謀議的事，從頭說了一遍。延朗喜曰：「學士之計得之矣。若朝廷聽從，不但可以制伏河東，銷未然之變，亦可省邊庭調度之費。學士管教聞奏，若財穀之事，老夫自當措辦。」一日，李崧、呂琦就內殿密奏其計。唐主聞之，大以為喜，轉以其策咨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。文遇曰：「以天子之尊，屈身夷狄，國之辱也。誰為陛下畫此謀？倘戎情無厭，他日求尚公主，如單于求要昭君之事，將何以拒之？」唐主急命召崧、琦責之曰：「朕一女尚乳臭，卿等使朕屈身以事戎狄，將欲使棄吾女於沙漠之地耶？」二人愧謝。唐主曰：「有敢倡和戎之議者，以軍法從事！」次日，即出呂琦為御史中丞。石敬瑭在河東，欲覘朝廷意向，累表乞解兵柄，朝廷不允所奏，又稱病上表。表文云：

河東節度使臣石敬瑭，叨被國恩，濫充戚黨，以國家之盛衰，繫一身之休戚。受命驅馳以來，粉骨未知報效。近因入侍，櫛風沐雨，病勢日增，弱不勝衣，尙羸愈甚。欲乞聖慈憐臣疲病，筋力已衰，與解兵柄，付一小壘，容臣養痾調理。倘延犬馬餘生，則未死之年，無非報朝廷隆下之日也。謹具表奏聞，伏取進止！

唐主得表，覽所奏，與執政大臣謀議，欲從敬瑭所奏，移鎮鄆州。李崧、呂琦等力諫以為不可允所請。是時，薛文遇獨在樞密院直宿，唐主召文遇與之商議。文遇奏曰：「以臣觀之，河東素有歹志，移鎮固反，不移亦反，不若先事圖之。」唐主喜曰：「朕聞卿言，吾意決矣。今年司天台奏，今年當得賢佐，出奇謀，定天下，卿其當之。」即日寫著除目付學士院，降制徙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。制下，朝臣相顧駭愕。使張敬達做西北都部署，趣敬瑭往鄆州。石敬瑭與將佐謀曰：「咱再來河東，主上面許，更不除人替代。今有移鎮之命，是與千春節向公主說的話也。我豈能束手死在道路乎？今且再發表稱病，以覘主上意向。若其寬我鄆州之行，則盡節事之；若有意加兵於我，則改圖以應之。」段希堯、趙瑩等力沮其計。惟劉知遠挺身向前，長跪而言曰：「教明公赴鄆州者，是欲殺公於機阱也。明公久在兵間，素得士卒心，今從河東形勝之地，甲兵不是寡少，糧食不是虛竭，土馬不是疲弊；若據險稱兵，遠近響應，傳檄諸鎮，帝業可成。奈何聽命於一紙之制書，自投身於虎狼之口乎？」敬瑭曰：「公之言是也。顧計將何先？」桑維翰曰：「明公入朝，主上聽公還鎮，以河東授公，此殆天意假公以興王之基也。明公為明宗之愛婿，主上以庶孽奪天位，今以反逆疑公，豈空言可以首謝？但為自全之計，則可免禍。吾聞契丹主與明宗約做兄弟之國，緩急相救援。明公誠能推赤心，屈節以事契丹，朝呼夕至，顧何求不獲，何向不克哉？」敬瑭謝之曰：「策甚善。」乃令維翰寫表奏：

臣敬瑭謹言：古者，帝王之治天下也，立儲以長，傳位以嫡，此古今不可易之法也。晉獻公以驪姬之故，廢太子，立奚齊，晉之亂者數十年。秦始皇不早立儲君，殺扶蘇，立胡亥，卒以自墟其國。唐之天下，明宗之天下也。明宗皇帝，金戈鐵馬之所經營，麥飯豆粥之所收拾，提三尺劍從馬上得天下，厥功亦不細矣。近者，宮車晏駕，主上以庶孽之子，入承大統。天下忠義之士，聞者皆為扼腕。區區臣愚，慾望陛下退處藩邸，傳位許王，有以慰明宗皇帝在天之靈，有以服天下忠臣義士之志。不然，同興問罪之師，少正篡位之罰，徒使血污闕庭，生靈塗炭，彼時悔之亦噬臍矣。冒昧奏言，伏候敕旨！

唐主見表文辭語驕傲，裂破其表，擲之於地，罵道：「豎子欲稱兵向宮闕耶！」即手詔答之。詔曰：

卿於鄂王，固非疏遠，衛州之事，卿實負之。傳位許王，何人肯信？卿往鎮鄆州，毋得翱翔不進。故茲詔答，卿宜悉之。

唐主降制，削石敬瑭官爵。雄義指揮使安元信帥部下兵奔晉陽，歸附敬瑭。敬瑭謂元信曰：「強莫強於朝廷，弱莫弱於晉陽。公何所見舍強而就弱耶？」元信曰：「元信不會觀星知氣，但以天下之事勢決之，以人事之情理卜之，以定趨向耳。」敬瑭曰：「子姑言之。」元信曰：「帝王之所以統御天下者，莫重於信與義。今主上與令公至親且貴，尚待之以不信，況其他疏賤之小人乎？無信與義，何以為人？其敗可翹足而待也，何強之有？」敬瑭聽元信的話，大悅，悉以軍事委之。振武巡檢使安重榮亦帥馬步軍五百人來奔晉陽。秋，七月，敬瑭子弟之在京都者凡四子，朝廷盡收捕殺之。敬瑭聽得朝廷恣地處置，遂東向大慟曰：「臣受明宗皇帝如天福蔭，今主上昏愚，聽信讒邪，將臣四子一日屠之。臣不改圖，死無葬所矣。臣不敢負明宗，顧今上激臣之叛耳。皇天

后土，實聞此言！」明日，大會諸將佐，辦個茶飯飲宴，共議舉兵的勾當。即令掌書記桑維翰草表，稱臣於契丹主，請假兵赴援，且約以父禮事之。約事濟之日，割盧龍一道，及雁門關以北諸州，賂之。劉知遠聽得這話，力爭曰：「稱臣可矣，稱子事父，其禮太過。厚許歲幣可矣，許割土田，所賂太厚。乘快許之，雖足得其氣力，然他日反為中國之患，不無生受麼？」敬瑭曰：「但依咱說的寫去。」表文曰：

臣石敬瑭表奏契丹大國可汗：臣唐室之愛婿，切惟明宗皇帝，與大國約為兄弟，非一日矣。刑馬之誓，歃血之盟，緩急相援，憂患相恤，兩國信義，誓不食言。今潞王從珂廢主自立，臣欲舉兵興問罪之師，願兵單力寡，恐不足以辦大事。願執子禮，父事可汗，願借精兵，共濟斯役。事捷之日，願割盧龍一道，及雁門關北土地以為謝。冒昧表聞，伏候報可。

表至，契丹主大喜，復書道：

契丹可汗德光，致書於元帥石公。得卿所奏，備見忠忱。追念明宗兄弟之情，敢不聞命。除已關報諸部落糾集軍馬外，候在秋高馬肥，棗子紅時候，傾國赴援。幸持重自守，以俟援兵之來。使回，不多祝。

八月，唐主遣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，討石敬瑭。張敬達軍到晉陽，以為攻城計。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；知遠收撫降附，用法無私，由是人皆為用。敬瑭身環甲冑，登城坐臥矢石之下。知遠謂敬瑭曰：「咱觀敬達無它奇策，不足畏也。願令公多遣間諜，經略外事。守城至易，知遠獨力足以當之。」唐主聽得契丹許敬瑭以秋高赴援，催趣敬達急攻。奈天時風雨，長圍為水潦所浸，竟不能就。而知遠不時遣輕兵抄掠，敬達無以制之。九月，契丹德光將馬軍五萬，自武陽谷至晉陽，就地名虎北口下寨。先遣使謂敬瑭曰：「契丹可汗，傳示元帥：大軍已到，吾欲今日即破賊，您但旁觀可也。」敬瑭遣使馳赴契丹軍營，報曰：「勞頓爺爺親帥大軍來到，略備些犒軍物件赴軍前投納。」寫著咨目道：

犒軍錢二十萬緡，酒一百醒，羊三百口，牛二百頭。

使者傳命道：「孩兒石敬瑭謹奉獻爺爺契丹可汗軍前，為犒設用度，伏望笑覽。但南軍甚厚，請俟明日決戰如何？」使者未到時分，契丹軍與唐騎高行周、苻彥卿合戰；劉知遠亦出兵助其進擊。那時，張敬達、楊光遠、安審琦等，帥步軍在城西北山下寨。契丹遣輕騎三千人，不披甲冑，直犯北山陣。唐兵追擊，奔至汾曲，契丹鳴鼓大噪，伏兵四起，沖唐兵斷為兩陣。契丹與劉知遠合兵進攻，唐軍大敗，死者近萬人。張敬達收召餘眾，退保晉安。契丹帥兵歸虎北口。敬瑭得唐降軍千餘人，盡行屠殺。是夕，敬瑭出見契丹主，問曰：「皇帝跋涉遠來，士馬疲倦，卒與唐戰而大捷何耶？」契丹主曰：「始吾之來，料唐兵必斷雁門諸路，伏兵於險要之地，則不可得而進矣。使人馳驛偵視，皆無伏兵，所以長驅而來，知大事必濟也。我軍方來，氣勢方銳，若不乘機進擊，曠日持久，則勝負未可知矣。」敬瑭嘆伏，引兵圍晉安寨。契丹就晉安之南置營，長百餘里，厚五十里，軍中多設鈴索及吠犬，外人跬步不能過。張敬達士卒獨有五萬人，馬尚有一萬餘匹，顧瞻契丹大軍營壘，為之破膽，遣使人朝告急。唐主大懼，遣苻彥超統軍屯駐河陽；詔天雄節度使范延光、盧龍節度使趙德鈞、耀州節度使潘環，共帥所部兵救晉安，下詔親征。詔曰：

朕藉祖宗之靈，纂承大統。賊臣石敬瑭，憑恃戚畹之親，誘致契丹，大舉入寇，搖蕩我邊鄙，屠害我生靈。朕將帥諸路兵馬親征。咨爾臣民，各一乃心力，弘濟小子於多艱，則予於汝多士有嘉。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

是時雍王重美諫曰：「陛下目疾未平，未可遠涉風沙，臨犯矢石。臣雖童稚，願代陛下北行。」唐主心下正怕北征，聽得雍王這說，大悅。張延朗、劉延皓等慫恿唐主親征，唐主不得已離洛陽。盧文紀曰：「河南國家之根本，胡兵倏然而來，忽然而往，不能久留。晉安長圍甚固，況有三路援兵策應，計無難破之兵。且河陽天下津要之地，且乞車駕留此，鎮撫南北，姑遣近臣督戰。苟兵圍未解，然後進師，亦未為晚。」唐主問曰：「近臣中誰可北行者，卿等但言之。」張延朗與和凝等曰：「趙延壽的父親趙德鈞，帥盧龍兵馬來赴援，宜遣延壽會之，必能集事。」乃遣趙延壽帥兵二萬往潞州策應。唐主至懷州，朝夕以晉安為憂，出黃榜募有奇謀異策之士，聽條具詣行在所奏聞，待採用，升擢官賞。明日，有那吏部侍郎龍敏趨行朝見帝有事聞奏，百官班定，越班而出，執笏跪奏。怎道？

臣龍敏奏聞皇帝陛下：臣切睹契丹德光，傾國入寇，內固空虛。為今之計，莫若搗其虛，且立季贊華做契丹主，發天雄、盧龍兩鎮分兵護送，自幽州取道直趨西樓，朝廷明明露檄，宣佈中外。契丹主必反顧巢穴，無暇久留屯於晉安。俟其回軍，選募驍勇將士，帥精銳之兵邀擊之，此亦解圍之上策也。事勢危急至此，不可捐遜以拯溺也。惟陛下留神！吏部侍郎臣龍敏表。

唐主覽龍敏所奏，心中豁然大喜。執政大臣爭持議論，恐其無成，沮撓百端，不從所請。唐主日夕憂慮，它無計謀，惟酣飲悲歌而已。群臣有勸唐主北行者，唐主曰：「卿勿說石郎的事，聽得使咱每心膽墮地。」唐主一日謂大臣曰：「契丹之圍不解，敬瑭之難未除，咱與卿等宜喚集僧道，就寺觀作些好事，以回天意。」呂琦奏曰：「為今之計，須簡軍旅，募智勇以退敵。為此不切之務，豈不貽笑遠近臣民乎？」盧文紀希望風旨曰：「此禳禳之法也。您豈不見《觀音經》有云：『我若向刀山，刀尋段段斷。』《北斗經》有云：『家有《北斗經》，兵難永不起。』一心做好事以回天心，未為失計。天意既回，然後藉民為軍，悉力以拒契丹，則百姓各自以保護生聚為心，人自為戰，契丹雖強，不足畏也。」唐主曰：「文紀之言忠矣。」乃酌卮酒以賞之。即出文移喚集寺觀僧道，日夕鳴鐘擊鼓，焚香誦經咒，祝禳兵禍，唐主親自臨拜。又出榜募民兵。榜怎道？

大唐皇帝親征契丹，收剿敬瑭叛賊，大軍已次懷州。廷臣奏請乞募民兵，藉民馬以為義軍，應副防禦勾當。奏過，欽奉聖旨，大括天下將吏及百姓每有馬的，盡數拘收。民間每十戶出壯丁一人，自備鎧甲器仗，喚做義軍。就數內擇有氣力的大戶充頭目，自行管領。限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，到軍前聽候調遣。

詔下，得馬二千三百三十六匹，壯丁五千八百八十一人，撥隸范延光軍下調發。十一月，唐主使趙德鈞做行營都統，命自地名飛狐，去踵契丹軍後，鈔掠部曲。怎知道趙德鈞自有反叛的心，要乘亂圖取中原，卻統馬軍從土門路投西去，奏請合澤、潞兵並進。那時范延光受詔，將帶軍馬留屯遼州，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戰。延光知得德鈞已有歹心，表奏於朝，稱道：「魏博軍已入賊境，怎可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兵？」德鈞本意要並了范延光的一軍，逗留不進，被延光恁地奏過，唐主不允所請，卻統兵去西陽與趙延壽合兵投北去，在那團柏谷口下營；已經月餘，按兵不動。契丹主在柳林下營，其輜重老弱的軍，皆在虎北口。才到日晚，各各結束行裝，待作遁走之計。趙德鈞欲借契丹勢援，圖取中國，篡奪唐主帝位。德鈞久蓄歹心，未敢發露，累表奏唐主，要為那孩兒趙延壽求成節度使。唐主覽他表奏，將謂是趙德鈞已破契丹奏捷，喜見顏色。及見他奏請，卻只是為兒子求節鉞，乃大怒曰：「趙德鈞統諸路兵馬，防禦契丹，去已多時，做得甚麼功勞？便為兒子求討節度使的名分！若他每父子能卻契丹，便要禪代我位，咱亦甘心。若只玩寇邀君，第恐大勢不能自立，如獵者防虞不密，犬與走兔俱弊，便得節使又怎生自活？」德鈞因此懷嫌，密遣兒子延福齎持黃金三百兩、緞五百匹，前去賂契丹德光，稱是犒軍禮數。契丹主接了金帛，問道：「元帥有甚言語？」趙延福道：「孩兒每臨行時，大人說傳示契丹皇帝道：大軍遠來，跋涉風沙不易；今唐主出奔懷州，稱道親征，其實迴避大國兵馬也。大人見擁重兵，與大國兵馬對壘。倘若皇帝肯立大人做著皇帝，為中原之主，大人便將部下軍馬，南平洛陽，與契丹約做兄弟之國，把那河東割與石郎自管。若如此，則兩下休兵，免使生靈荼毒，顧不偉歟？」契丹主聽得這說，道：「您且安心，待咱思付則個。」契丹主自悔深入唐境，晉安之營未下，趙德鈞兵馬尚強，又有范延光將兵在其東，又怕山北諸州出兵，邀其歸路而擊之；莫若多得歲幣，成約而歸：一則不損折了人馬，一則歲歲多得金帛子女之屬。將欲從趙延福所請。敬瑭聞之不自安，疾忙使桑維翰來使契丹軍中。契丹見維翰至，問：「學士來此，有何言語？」維翰跪告契丹曰：「趙德鈞父子，久有歹心，不是個有信義的人。其所將之兵，皆是臨期驅逼市人，收藉脆弱之夫，聞戰自潰，不足畏懼。皇帝不可信從趙延福誕妄說謊，貪取涓滴之微利，而自棄丘山之大功乎！若使晉陽石郎做得皇帝，將竭盡中國事力事大國，歲時修貢如子事父，又豈若德鈞兄弟之約乎？」德光曰：「咱不是背盟，蓋兵家用權變處事，待來使姑得持兩可的話也。」維翰曰：「皇帝傾國來救敬瑭之急，四海之人，皆服皇帝信義。奈何一旦因小人的讒間，遽變前約，使大義不終，臣切為皇帝不取也。」自旦至暮，跪於帳前，涕泣奏請。契丹主乃召趙延福至帳前，指帳前石謂

之曰：「咱每已許石郎做皇帝，盟誓已堅，待這個石頭爛了則可變約矣。您為咱傳示趙元帥，他若會事之時，且退兵觀覷，待石郎做皇帝後，把一兩鎮歸他做主。如不信從，當以鞍馬弓刀相見未晚也。」契丹主一日召石敬瑭曰：「吾三千里來赴難，必成大功。觀汝器貌識量，真中原之主也。吾欲立您做皇帝，您可早慰中國臣民之望。」敬瑭跪謝曰：「孩兒每不能了事，勞頓大人遠來赴接，欲藉皇帝威靈，扶持大唐社稷。若捨棄明宗的恩義，自立為帝，人謂我何？」遜謝再三。契丹主曰：「先立您做天子，則臣民有主，卻圖進取未遲。」敬瑭乃從之。契丹主命作策書。怎道？

契丹皇帝誕膺天命，奄有朔方，痛念中原無主，四海罹兵戈之苦，百姓遭荼毒之災，親提大軍來赴急援。切見石敬瑭以明宗之愛婿，擁節度之重權，人望所歸，天心攸屬。議立石敬瑭為大晉皇帝，即位於晉陽，定國號曰晉。佈告天下，咸使聞知。

契丹主既作冊命，自解衣冠授與石敬瑭。就晉陽城南築個三層壇，敬瑭就壇上即位，諸軍皆山呼萬歲稱賀。石敬瑭舉觴為契丹壽，跪曰：「孩兒每今日遭遇聖恩，推戴為天子，全藉皇帝福蔭。請割十六州土地為皇帝謝。」那十六州，是甚州府？

幽州 薊州 瀛州 莫州 涿州 檀州 順州 新州 媯州 儒州 武州  
雲州 應州 寰州 朔州 蔚州

即日召大臣趙瑩、桑維翰等，寫著個文字，撥取以上十六州，請契丹主差人前去交割。又寫著個每歲貢約歲幣三十萬匹的合同文字，赴契丹主帳前交納。改唐長興七年喚做天福元年，稟晉朝正朔。創立朝廷，其法制皆遵用明宗皇帝舊典。宣授趙瑩做翰林學士承旨，宣授桑維翰做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，宣劉知遠做侍衛馬軍都指揮使，宣景延廣做步軍都指揮使。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。冊文曰：

大晉皇帝誕受上天明帝，晉承烈祖丕基，頃拜命於朔庭，俾宅尊於中夏。咨爾皇后晉國公主，膺明宗之顯命，作嬪予家，頃國難未平，夙夜敬順，助予一人，雞唱儆戒之道。朕甫登大寶，均拜洪休，宜崇位號，儀刑宮庭。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。爾惟奉若天道，表正中宮，美《關雎》之風，修彤史之行，無忝我明宗之休命。

晉王即位，立後已定，即日宣趙瑩做左相，桑維翰做右相，兼同平章事。晉王乃命庫使籍晉陽府庫，得錢三十萬緡、絹五千匹、金銀各三千兩，盡數輸送契丹主帳前犒軍。軍中歡聲如雷。近來有詠史一詩，道是：

底事疑心惱石郎，甘臣胡虜滅天常。